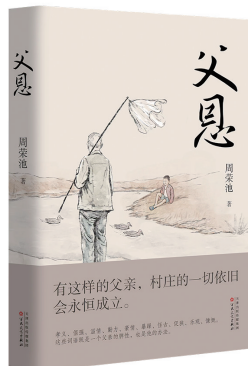


永恒的父亲 永恒的村庄

“世界读书日”前夕,六位嘉宾在安庆前言后记书店对谈周荣池散文集《父恩》



周荣池,江苏高邮人。中国作协会员,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单库》(原载《小说月报》)《李光荣下乡记》,散文集《父恩》《一个人的平原》《村庄的真相》《村庄对我守口如瓶》等十多部,曾获茅盾新人奖、百花文学奖散文奖、紫金山文学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三毛散文奖、《长江文艺》双年奖。



《父恩》以里下河平原上的村庄南角墩为原点,用平实恳切的叙述,塑造出一位农民父亲的鲜活形象。父亲的暴躁与温柔,质朴与狡黠,绝望与希望,由种种细节贯穿起村庄生活的点滴,将一份真实而复杂的乡土性格呈现在读者眼前。《父恩》是一份诚挚而深情的书写,旨在用文字为丰厚沉默的乡土赢得更多的荣誉与尊严。

周荣池(扬州市作协主席、《父恩》作者):我带着《父恩》来安庆与同道和读者分享,这是一次文学“走亲”之旅,正如活动的主题所言,“回到光阴的深处去感恩”,是日常生活让我们的写作更加冷静与坚定。《父恩》一书中提到我舅舅当年来安庆

谋生的细节,应该说安庆也成了我的某种源头,对我是有恩的。这本书的创作出版过程中,我在“几易其稿”中体会到语言的打磨对于文本的重要性,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,对作家来说,“语言应该成为一种目的”。在我看来,作家在语言上

的探索与修为,非但不是某种高标准的要求,更应该成为自觉的追求,成为一种被重申和重视的“常识”。写作者回归到常识,就是要琢磨好每一个词句,写好每一个比喻句,回到传统意境和笔法的书写之中,始终用虔诚态度和朴素的办法

去对待散文写作,不因为眼下追逐的速度与效率,改变我们对文本创作的态度,而这些对于写作者而言都是常识。也只有这样,我们的散文才能更多地回到现场,回到大地,回到本源,为一朵云、一条河和或者一个村庄去书写。

胡竹峰(安徽省作协副主席):读完周荣池的《父恩》,我深感震撼。中国文学中鲜少见到如此饱满的父亲形象:朱自清《背影》用千字勾画了一个二维的侧影,而周荣池以十余万字工笔细描,将父亲从单薄符号还原成有血有肉的生命体。他用

白描手法记录生活的酸楚与粗粝,克制而诗意地呈现了一个贫寒、暴躁却真实的父亲——这恰是千万中国父亲的缩影。书中鲜少渲染“恩情”,却让读者在苦辣交织的细节中,触摸到沉默的父爱。鲁迅曾感叹“怎样做父亲”的难

题,而周荣池笔下的父亲形象,与鲁迅笔下、朱自清笔下乃至我们记忆中的父亲高度重合。他们或许严厉笨拙,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真实,构成了中国式父爱的集体记忆。《父恩》不仅是一个儿子的私人记忆,更是一部中国父亲的史诗。翻完最后一页,你

会明白:最好的文学,永远生长在真诚的泥土里。《父恩》不仅是散文,更是一个人的生命精血的灌注。它拒绝用长篇小说的宏大框架稀释真实,反而以散文的凝练与锋利,直抵父辈生存的本质。

江飞(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、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:《父恩》是一本献给父亲、献给村庄、献给时代也是献给自己的一本大书。书中的父亲与我的父亲同龄,他倔强、暴躁、蛮横,又豪迈、乐观、坚强,他是里下河平原孕育的“号头鸭子”,是南角墩里诸多父亲中的一个,更是千千万万中国父亲

的缩影。作家周荣池以朴素白描的语言为刀,不加隐晦地把父亲苦难而伟大的一生剥显出来,把村庄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变化描绘出来,父亲的不甘、抗争、孤独、苍老与绝望,也正是村庄的不甘、抗争、孤独、苍老与绝望,“有这样的父亲,村庄的一切依旧会永恒成立”。父亲和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村庄最

终融为一体,正如作者和他又爱又恨的父亲最终拥抱和解。尽管我的父亲是沉默寡言的“老好人”,但我和作者都是“80后”,都生长于贫困交加、善恶并存的村庄,都懂得稼穡之艰、贫穷之重,也都努力通过读书逃离村庄,如今回望往事,都不禁百感交集。理解父亲和村庄需要很长时间,需

要深刻的生命体验,写作是一种很好的理解父恩、理解自我的方式。或许此刻的我们,都会认同诗人所写的这些诗句,“我终于理解了/我的父亲/他的一生,根本/就不像水变成冰那样/在一点一点地凝结/而是像石块变成沙子那样/在慢慢地,一点一点/散成了时光中的粉尘”(江非《当他在风中》)

周聪(评论家、出版人):周荣池的《父恩》是一部向父亲致敬的作品,在长达十多万字的篇幅里,作者塑造了一位真实、立体、复杂的父亲形象。在中外文学史中,如何书写父亲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,我们可以看到,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悲剧中,弑父情结是诸多作品的主题,弗洛伊德在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》中强

调,“人类天生具有‘弑父情结’”,即从一出生,人类就注定要和父亲展开斗争,以摆脱被统治、被支配的地位,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,进而掌握家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主动权。父亲的权威性,在家庭生活中难免受到来自儿子的挑战。《父恩》写出了父亲的失落、可憎、酗酒、小肚鸡肠、刚毅、固执、落寞、乐观、慷

慨等,为当代文学史贡献了一位独特的父亲形象,丰富了父亲的文学形象谱系。《父恩》倾注了作者大量的心血,六易其稿,足见作者严谨、认真、务实的写作姿态。从语言风格上来看,《父恩》采取了一种近乎白描式的手法,冷静而节制,在不动声色中将父亲的形象毫无保留地展

现在读者面前。此外,大量俗语、方言、歇后语的运用,符合人物的性格,使得整部作品更具民间性与地域色彩。“父亲的恩情,确实是一种无以虚构的事实,是个人以及社会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现实主义”,现实主义是《父恩》的底色,也是周荣池的方法论,通过父亲,周荣池实现了对父辈、故乡的再现与重构。

储劲松(安庆市作协主席):个人以为,《父恩》是当代写父亲的最好文章之一,也是写乡土、写农村、写农民、写社会底层人性的最好文章之一。

《父恩》的写作,基本是白描式的,这很能考验一个作家的文字功力和创作才华。荣池叙述的语调,

是冷静的,甚至是冷峻的,带着粗粝的生猛。行文稳健、克制、隐忍,又常常引满不发,如弯弓搭箭。语言质直、厚实、干净,像南角墩的土地与流水,又穿插着自然、深刻的哲思,使文章充满了柔韧的张力。他以笔为锄,在苏中的里下河平原,在著名的高邮县一个

名叫南角墩的不著名村庄,进行深入挖掘。一锄头挖出土来,挖出水来,一锄头挖出泪来,挖出血来,一锄头挖出玛瑙和翡翠,挖出生存的种种不堪来。

荣池的书写,非常大胆。他把父亲、母亲、奶奶、族人、乡亲们的善与恶、美与丑、促狭与坦荡、竞

争与冷漠、对抗与不安、血性与畏缩,几乎没有遮掩地直书纸上,把活生生的现实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眼前。说实话,写故乡,写亲人,我不敢这么写。这也正是《父恩》文本最可贵之处:极度的坦诚。这种书写,直抵土地、村庄的深处,直达人性的幽暗之井。

魏振强(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副刊部主任):《父恩》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,一个是扁担,一个是酒。扁担是农具,父亲用它挑起先辈的白骨,也用它担起沉重的稻谷,还用它来与邻居,甚至与亲兄弟斗殴。这根桑树做成的扁担,坚硬有力,完美呼应父亲的倔强、粗暴。酒是水,也是火,它是备受屈辱的父亲安慰自己、麻痹自己的一副药。在时而徐

缓、时而浩荡的叙述中,周荣池似是一个旁观者,坦荡而又残忍地撕开生活的真相,将一个不可理喻的男人形象渐渐展开,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内心充满不安和惶恐。

作者与父亲的靠近,应该是在母亲垂危和去世以后,这个原本可憎的男人此时对亡妻展现出克制的深情,他也让儿子看到父亲性格的另一个维度。这个男人有英雄情

结,他时时想“出头”,但几乎总是失败,他的内心有巨大的屈辱和不甘,他在儿子爆出粗口时,没有反击,而是叫出一声“儿老子”,他的脆弱、柔弱终于露出峥嵘。

父亲的柔情更为浓郁,当是在老正松失去儿子以后,原本对老正松厌恶、痛恨的他,表现出罕有的真情。而在文章的最后,他不停惦记老友“马子”,终于与儿子寻找到他时,与

对方抱头痛哭,这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怜惜,也是对垂老自己的一次深情拥抱。一个男人的深情呼之欲出,令读者从不安走向欣慰。

周荣池用笔极其坦诚、克制,文字充满诗意和哲思。他笔下的父亲是天下人的父亲,也是他自己独有的父亲。他在文体实践和人物塑造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,令人敬重。